

续金瓶梅

上 册

[清] 丁耀亢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导 读

《续金瓶梅》十二卷，六十四回。清代丁耀亢撰。约成书于顺治十七年（1660）前后。今存原刊本及早期抄本，内容完整。后来的各种刊本，由于政治等原因，词句多有删削更易。

丁耀亢（1599—1670），出身于山东清城县官宦世家、举人，由明入清，曾官教谕、县令等。是著名的文学家、小说家、戏曲家。现已有《丁耀亢全集》出版。另有人说，《金瓶梅》是丁耀亢之父丁惟宁撰，《醒世姻缘传》是丁耀亢撰，都缺乏充分的依据。

《续金瓶梅》从《金瓶梅》第一百回续起，是以宋金之争影射明清历代的，笔法独特，内容繁复，可以分出多条情节线索来。贯穿全书的一条线索是北宋末、南宋初这段时间内的国家大事，主要写金兵南下，北宋灭亡，宗泽、韩世忠、岳飞和北方人民的抗金斗争相继失败，而宋高宗、秦桧

续金瓶梅

等人则阻挠抗战，卖国求安，终于形成了以淮河为界的宋金南北分治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金人先是表现得很残暴，大肆杀掠，占据北方后则逐渐走向腐败，南宋的政治也极黑暗。因而，最后宋金都被元朝灭亡。另一条重要线索是《金瓶梅》所写的西门庆一家及清河县的一些人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的命运。这一条线索是第一条线索的延伸，二者是互相依伏，互为因果的。这一条线索又可分出一些次线索，是全书着墨较多，写得最生动的部分。西门庆家还活着的人有吴月娘、西门孝哥、孟玉楼、小玉、玳安等，他们饱受兵火之苦，国破家亡，经历了十年离乱之后，月娘母子终于在东海落伽山相聚。于是，这些人便一起回到清河县，一心修佛向善，终成正果。因此，此书又名《玉楼月》。西门庆家已死的人都转生于金。西门庆转生于富翁沈家，取名金哥，双目失明。沈氏家败后，金哥沦为乞丐，冻饿而死，又转生为阉人，这便是“三世报”。李瓶儿转生于袁家，被骗为娼，私奔后又被转卖，自缢身亡。潘金莲和春梅转生后，分别取名黎金桂和孔梅玉，由于北方淫靡之风的影响，二人很快堕落了。后来，金桂变为石女，夫妻不谐；梅玉嫁给金人为妾，受到嫡妻孙雪娥的虐待，后来二人都出家了。作者在描写以上这些女子时，都给与了一定的同情。清河县其它一些人物，如陈经济、花子虚、蒋竹山（及苗青）、应伯爵、李娼家等，都得到了应有的报应，特别是卖国者下场更惨。此外，作者还通过刘学官、洪皓、丁野鹤等人物，表现了自己的坎坷际遇和爱国情操。在写上述故事时，作者除了采用再现方式外，还大量地运用了神怪式的隐喻、象征手法。作者的基本思想是暴虐腐败者必亡，仁义爱民者必兴，把政治

清明的希望寄托于未来。为了表达这种理念，书中还加入了大量的议论文字。书首冠以顺治皇帝钦颁的《太上感应篇》，作者自称写此书的目的就是为《感应篇》作形象的注解。实际上，这不过是一种掩护手段而已。书中除了各回中的议论外，第六十四回全回都是议论，没有故事。这样，全书的议论文字大约占了五分之一左右。这些文字不仅讲了因果之理，更讲了兴亡之道，同故事情节紧密配合，也有相当的文学性。总之，《续金瓶梅》是一部惩恶扬善、宣扬爱国思想的奇书、怪书，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续金瓶梅》具有鲜明的反清复明的政治倾向，问世之后，随即在康熙四年（1665）遭到禁毁。作者也因此下狱，出狱后双目失明，时年六十七岁。又由于书中有近似《金瓶梅》那样的性描写，以后又被列为“淫词小说”，长期遭禁。清中叶有改编本《隔帘花影》行世，虽删去了大部分政治历史内容，也未能逃避文网。直到民国初年，改编本《金屋梦》问世，才恢复了书中的政治历史内容。此书的真正开禁，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薛洪勛）

目 录

上 册

广仁品 第一回	普净师超劫度冤魂 众孽鬼投胎还宿债	(1)
广慧品 第二回	欺主奴谋劫寡妇财 枉法赃贻累孤儿祸	(10)
正法品 第三回	吴月娘舍珠造佛 薛姑子接钵留僧	(20)
妙悟品 第四回	西门庆望乡台思家 武大郎酆都城告状	(30)

续金瓶梅

游戏品	第五回	奈河桥奸雄愁渡 枉死城淫鬼传情	(43)
戒导品	第六回	沈富翁结贵埋金 袁指挥失魂救女	(50)
正法品	第七回	大发放业鬼轮回 造劫数奸臣伏法	(57)
正法品	第八回	贼杀贼来安丧命 盗遇盗张一逢屯	(67)
广慧品	第九回	来安妻出首贼脏 吴典恩拷逼主母	(78)
广慧品	第十回	梦金砖富翁得子 赐银瓶孽女归娼	(87)
戒导品	第十一回	五岁儿难讨一文钱 一锭金连送四人命	(98)
净行品	第十二回	众女客林下结盟 刘学官雪中还债	(109)
正法品	第十三回	陷中原徽钦北狩 屠清河子母流离	(118)

目 录

广仁品	第十四回	梦截发大士解冤 不食牛帝君救劫	(126)
戒导品	第十五回	应伯爵掠卖孝哥 吴月娘穷逢秋菊	(134)
广慧品	第十六回	沈乞儿故园归梦 翟员外少女迷魂	(141)
净行品	第十七回	给孤寺残米收贫 兀朮营盐船酬药	(152)
正法品	第十八回	吴月娘千里寻儿 李娇儿邻舟逢旧	(160)
戒导品	第十九回	宋道君隔帐琵琶 张邦昌御床半臂	(171)
游戏品	第二十回	李银瓶梅花三弄 郑玉卿一箭双雕	(182)
正法品	第二十一回	宋宗泽单骑收东京 张邦昌伏法赴西市	(193)
净行品	第二十二回	翟云峰义送月娘 韩捣鬼路济玳安	(200)

续金瓶梅

游戏品	第二十三回	翟员外大撒买花钱 郑玉卿稳吃新红酒	(207)
净行品	第二十四回	留高僧善士参禅 逢故主义仆得信	(218)
戒导品	第二十五回	美偿美两场大棍 债还债一叶扁舟	(227)
正法品	第二十六回	薄幸郎贴金易色 痴心妇丧命偿冤	(238)
妙悟品	第二十七回	淮安城月娘问渡 清江浦嫖妇同舟	(249)
戒导品	第二十八回	蒋竹山官星妙药 苗员外卖富投诚	(256)
妙悟品	第二十九回	董玉娇明月一帆风 郑玉卿吹箫千里梦	(265)
庄严品	第三十回	瓜州渡樱桃死节 润州城郑子吹箫	(276)
广慧品	第三十一回	汴河桥清明遇旧 法华庵金玉同邻	(284)

目 录

游戏品	第三十二回	拉枯桩双姬夹攻 扮新郎二女交美	(294)
净行品	第三十三回	风雨夜淫女奔邻 琉璃灯书生避色	(304)
正法品	第三十四回	排善良重立党人碑 杀忠贤再失河南地	(312)
广慧品	第三十五回	清河县李铭传信 齐王府银姐逢时	(321)

下 册

戒导品	第三十六回	翟员外伸冤元帅府 李师师官配马头军	(335)
广慧品	第三十七回	三教堂青楼成净土 百花姑白骨演旁门	(348)
证入品	第三十八回	大觉寺淫女参禅 莲花经尼僧宣卷	(358)
游戏品	第三十九回	演邪教女郎迷性 闹斋堂贫子逢妻	(375)

续金瓶梅

- | | | | |
|-----|-------|----------------------|-------|
| 游戏品 | 第四十回 | 孔梅玉爱嫁金二官
黎金桂不认穷瘸婿 | (386) |
| 游戏品 | 第四十一回 | 同床美二女灸香瘢
隔墙花三生争密约 | (396) |
| 广慧品 | 第四十二回 | 闷佳人空房遭鬼魅
软浪子借馆效鸾凰 | (408) |
| 妙悟品 | 第四十三回 | 母夜叉髡剪玉佳人
孙雪娥梦诉前生恨 | (414) |
| 妙悟品 | 第四十四回 | 刘瘸子告状开封府
金桂姐鬼魅葡萄架 | (423) |
| 游戏品 | 第四十五回 | 郑爱香伤心烹鸡
应花子失目喂狗 | (431) |
| 广慧品 | 第四十六回 | 傻公子枉受私关节
鬼门生亲拜女房师 | (444) |
| 游戏品 | 第四十七回 | 木瓜郎语小莫破
石女儿道大难容 | (454) |
| 净行品 | 第四十八回 | 莲净度梅玉出家
瘸子听骷髅入道 | (462) |

目 录

证入品	第四十九回	沈花子魂认前身 王六儿老还旧债	(474)
证入品	第五十回	湖心寺月娘祝发 伽蓝殿孝子迷途	(483)
净行品	第五十一回	典金环老婢逢夫 受丝鞭佛子纳妇	(494)
解脱品	第五十二回	刘学官弃职归山 龙大师传丹入海	(506)
游戏品	第五十三回	苗员外括取扬州宝 蒋竹山遍选广陵花	(524)
正法品	第五十四回	韩世忠伏兵走兀朮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540)
解脱品	第五十五回	雪涧师破佛得珠 王杏庵捐家造寺	(553)
戒导品	第五十六回	扬州城分刷苗员外 建康府箭射蒋竹山	(566)
妙悟品	第五十七回	鸳鸯帐新妇听经 锦屏姐送夫赠袖	(574)

续金瓶梅

正法品	第五十八回	辽阳洪皓哭徽宗 天津秦桧别挾嫌	(585)
净行品	第五十九回	走江口月娘认子 下南海孝子寻亲	(600)
妙悟品	第六十回	面前母逐亲儿去 衣底珠寻旧主来	(610)
证入品	第六十一回	龙海珠还儿见母 金梅香尽色归空	(618)
证入品	第六十二回	活阎罗判尽前身 死神仙算知来世	(626)
庄严品	第六十三回	玳员外修塔开金藏 空大师奉母上莲台	(643)
证入品	第六十四回	三教同归感应天 普世尽成极乐地	(653)

广仁品 第一回

普净师超劫度冤魂
众孽鬼投胎还宿债

《大方广佛华严经》：

如来广大目，清静如虚空。
普现诸众生，一切悉明了。
佛身大光明，遍照于十方。
处处现前住，普游观此道。
佛身如虚空，无得无所取。
无得无自性，吉祥风所见。
如来无量劫，广说诸佛道。
普灭众生障，圆光悟此门。
一切众生界，流转死生海。
佛放灭苦光，无碍神能见。
清静功德藏，能为世福田。
随以智开觉，神力于此悟。
众生痴所覆，流转于险道。

续金瓶梅

佛为放光明，离垢神能照。

又曰：“十方世界，一切诸佛，知诸众生，乐欲不同，随其所应，说法调服。”

品真人《赠刘处士歌》：

六国愁看沉与浮，携琴长啸出神州。拟向烟霞煮白石，偶来城市见丹丘。年来摘得黄岩翠，琪树参差连地肺。露飘香陇玉苗滋，月上碧峰丹鹤唳。洞天消息春正深，仙路杳茫人不识。浮世短景倏成空，石火电光看即逝。韶年淑质曾非固，花貌玉颜还作土。芳樽虚度春与秋，乐事难穷今与古。何如识个玄玄道，道在吾身重如宝。但能制得水中华，水火翻成金丹灶。玄州眇谷是吾家，石破天荒身不老。耳闻争战还倾覆，眼见妍华成枯槁。唐家旧国尽荒芜，汉代诸陵空白草。蜉蝣世界实足悲，槿花性命莫迟迟。珠玑溢屋非为福，罗绮满箱徒尔为！志士戒贪昔所重，庸人溺欲空自悲。世人世人审听我，流光迅速如飞火。阴淫贪诈早消除，六贼三尸为汝祸，八琼秘诀君须知，莫待铅空车又破。咫尺玄关若要开，请君自解黄金锁！

这篇词是要说佛，说道，说理学，先从因果说起，因果无凭，又从《金瓶梅》说起。单表这《金瓶梅》一部小说，原是替世人说法，画出那贪色图财、纵欲丧身、宣淫现报的一幅行乐图。说这人生机巧心术，只为贪图财色，猛上心

来，就毒杀平人，奸娶他的美妇，暗得他的家私，好不利害，白手起家，倚财仗势，得官生子，食的是珍羞，穿的是锦绣，门客逢迎，婢妾歌舞，攀高接贵，又结权门，花园田宅，极尽一时之盛。也不过一场春梦，化作烈火烧身，不免促寿夭亡，受尽轮回之苦。淫人妻妾，依旧妻妾淫人；富贵繁华，真是风灯石火。细想起来，金银财物、妻妾田宅是带不去的。若是西门庆做个田舍翁——安分的良民，享着几亩良田，守着一个老妻，随分度日，活到古稀善病而终，省了多少心机，享了多少安乐！只因众生妄想，结成世界，生下一点色身，就是蝇子见血，众蚁逐膻，见了财色二字，拚命亡身，活佛也劝不回头。依旧生于此门，死于此户，无一个好汉跳得出阎罗之网，倒把这西门庆像拜成师父一般。看到“翡翠轩”、“葡萄架”一折，就要动火。看到加官生子、烟火楼台、花攒锦簇、歌舞淫奢，也就不顾那髓竭肾裂、油尽灯枯之病，反说是及时行乐，把那寡妇哭新坟、春梅游故馆一段冷落炎凉光景看做平常。救不回那贪淫的色胆、纵欲的狂心。眼见的这部书反做了导欲宣淫话本。少年文人，家家要买一部，还有传之闺房，念到淫声邪语，助起兴来，只恨那胡僧药不得到手，照样做起。把这做书的一片苦心变成拔舌大狱，真是一番罪案！

我今为众生说法，因这佛经上说的因果轮回，遵着当今圣上颁行的《劝善录》《感应篇》，都是戒人为恶，劝人为善，就着这部《金瓶梅》讲出阴曹报应、现世轮回。紧接这一百回编起，使这看书的人知道阳有王法，阴有鬼神，这西门大官人不是好学的，杀一命还一命，淫一色报一色，骗一债还一债。受用不多，苦恼悔恨，几世的日子冤报不了。又

续金瓶梅

说些阴阳治乱，俱是众生造来大劫，忠臣义士、财色不迷的好人，天曹降福，使人好学。借此引人献出良心，把那淫胆贪谋一场冰冷，使他如雪入洪炉，不点自化。岂不是讲道学的机锋，说佛法的喝棒，讲《感应篇》的注解？今把做书大意说明阁起，且讲正传。

话说《金瓶梅》一百回终，内说西门庆死后，生了孝哥，与吴月娘度日，家业凋零，群妾离散，金莲、春梅皆因好色，不得其死。前传说过不题。后来宋钦宗靖康十三年间，遇着金兵大入中原，把汴京围了，掳掠金银子女无算，讲了和盟北去，不消一年，倾国又来。那时山东、河北地方俱是番兵，把周守备杀了，济南府破了。清河县地方去临清不远，富庶繁华，番兵、土贼一齐而起，那吴月娘抱着四岁孝哥，家人走散，到了永福寺，原是西门庆舍了五十两布施，僧官认的月娘，暂且藏躲。僧官有些家私，不敢久住，后来也就躲在远山破寺去了。只有一个云游老僧，八十余岁，名唤普净，生得眉长骨瘦，驼背弓腰，撇在方丈，照管寺中家器。那些避难妇人渐渐多了，藏隐不下。那寺外往来兵马，何止一日三五千过！幸喜各去攻城，不入寺中搜觅，也就躲了十余日。眼见得金兵抢过兗东一带地方，撤回汴梁大寨，围困京城去了。真是杀的这百姓尸山血海，倒街卧巷，不计其数。大凡行兵的法：杀的人多了，俘掳不尽，将这死人堆垛在一处，如山一般，谓之“京观”，夸他用兵有威震敌国之胆。这金兵不知杀了几十万人，筑成京观十余座而去。但见：

尸横血漫，鬼哭神号。云黯黯黑气迷天，不见

星辰日月；风惨惨黄沙揭地，那辨南北东西！佳人红袖泣，尽归胡马抱琵琶；王子白衣行，潜向空山窜荆棘。觅子寻爷，猛回头肉分肠断；拖男领女，霎时节星散云飞。半夜里青磷火走，无头鬼自觅骷髅；白日间黑狗食人，大嘴乌争衔肠肺。野村尽是蓬蒿，但闻鬼哭；空城全无鸟雀，不见烟生。三岔路口少人行，十方院中存长老。

却说那普净长老，在寺中也不念佛，也不诵经，也不吃斋，每日在禅床上趺坐禅，闭目入定，悠悠扬扬，终日口中不知念的甚么，不出一声，一似坐化了的一般，不止一日。那逃难的妇人和吴月娘，俱是白日藏在佛座经柜底下，夜间在香积厨取些剩米，就佛前香点起火来，做些稀粥吃了，天未明依旧又躲伏在黑暗里。后来金兵过尽，渐渐有人行走，那些妇女们各自回家，也有找觅儿女的，也有在死尸身旁找觅丈夫的，俱各去乞不题。止剩的月娘领着小玉，抱着孝哥，不敢回城，指望遇着熟人问城里信息才敢回去。

那日正是七月十五之夜，为三元地官解厄之辰，月娘佛前拈香拜了，和小玉藏在东廊尽头一间伽蓝殿座下，铺些干草，和衣而寝。恰有三更时候，只见月色天光，佛灯隐隐，远远听见一似有人马喝道之声，来的渐近。吓的月娘忙推小玉，只是不醒。月娘起来伏在门缝边悄悄听视，全无人影。又听一会，只见大寺中门呀的开了，有一对灯笼先进来，后有两个官员，俱是幞头皂服，领着一群吏卒，有百十余人，一拥而入。又有一个戴吏巾的外郎官，手执大簿一本，高声说道：“就在这里点名，领这些人们去回旨去罢！”一言未